

序曲

香港，一九四六年春天。

戰爭過去了，但是戰爭把人打老了，也把世界打老了。然而，在這個經歷了血腥浩劫的南方小島，卻依然是青春的，——一樣是藍天碧海，一樣是風光明媚。

隨着米字旗代替了太陽旗重再在歌賦山頂升起，百萬的人口從四方八面像潮水一樣湧到這裏來，像無數的螞蟥黏附着蜂窩。

這裏面有着忍受了八年的辛酸歲月之後，跑來換一口空氣的特殊身份的人物；有着揸了殘破行囊回來找尋家的溫暖的流亡者；有着在暴行與飢餓威脅下窒息了三年零八個月，而終於活下來了的人們；有着……

吉普車、軍旗、戰艦、美式裝備的中國兵，戴綠色帽子的英國「金冕多」部隊，在陸上、海上熙來攘往。這一切都在喚起百萬以上的人們一個虛榮觀念：我們勝利了！

告羅士打行、香港大酒店的下午茶廳，為勝利國民打開了歡迎的大門。巴士的售票員向着爭先恐後擠進車廂的乘客們大聲呼叫：「一等國民請守秩序！」

——我們終於勝利了，好日子接着會來了！不是嗎？

到處是興奮的情緒，到處是光明的幻景。

有辦法的人都盡可能用種種方式的享受去娛樂自己。儘管「戰犯法庭」在進行着清算戰爭罪犯的任務；天星碼頭在陳列着戰犯們的照片，上頭是幾個大字：「君認識彼否？」這些只是一種政治上的手續。誰願意再去關心那些猙獰面目？誰願意再去回味那些可詛咒的日子？……

在下午茶廳裏，勝利國民的紳士淑女們，以消閒的態度交談着：「你說，徐國楨會判死刑嗎？野間什麼時候開審呢？」而眼睛卻落在報紙的戰後新事物的廣告上面：尼龍絲襪、尼龍內褲、玻璃雨衣、玻璃褲帶、摩唏、沙士堅、原子筆、亞斯匹靈、DDT。……

戰爭嗎？那已經是一場遙遠的噩夢！

香港，迅速地復員了繁榮，也迅速地復員了醜惡！

穿着綴上徽號的美式黃色襯衫的人，驕傲地說：我們是從內地抗戰回來的呢。身上因為落過水還濕淋淋的，也穿上同樣服飾驕傲地說：我們是曾經作地下活動的呵！

在抗戰中獻出良心也獻出一切卻光着身子復員的人，一直是光着身子。曾經出賣民族利益的販子，搖身一變之後卻重新有了後台，招搖過市；把日子打發得舒服服。

「國際女郎」們依舊在夜街裏活動着，送了舊客又迎新客；昨天才是靜子或菊子，今天卻是瑪莉或露絲。

這是無恥嗎？這是對社會現實的諷刺！是一個時代的面影！

這裏有絕對，也有相對；有憎恨，也有寬容。

然而有歡笑的地方同樣有血淚，有卑鄙的地方同樣有崇高。

真理在哪裏呢？它是燃燒在黑暗的角落裏，燃燒在不肯失望不肯妥協的人們的心中！

一九四八年七月

難關

初春的薄暮，天氣還拖着殘冬的寒冷。浮雲混合了灰霧像一塊濃濁的漿糊，把天空膠黏得沒有一線縫隙；陰暗暗地壓下來，一直壓到人的心上；叫人感到心也給黏住了似的喘不過氣。

在香港對面的九龍半島，一個靠近船廠的偏僻區域裏，在一條名叫木杉街的殘舊樓房的一間第四層樓上，這種感覺更顯得濃厚。

屋裏的暮色比外面更加陰暗，可是沒有誰想起去點亮一盞燈；雖然這裏有着四個人。他們都在一種緊張的情緒中沉默着。他們遭遇了沒法應付卻又不能不應付的困難……

這四個人的身份都不相同，但是有着相同的命運——窮困。由於人事上機緣的湊合，和相互間利害關係的密切，便使他們消除了一切界限很自然地生活在一起，而且也不能不生活在一起。日子是過得很艱苦的：因

為四個人之中只有兩個算是有正式職業，而收入卻又那麼微薄和不可靠。

現在，連那麼艱苦的共同生活也臨到危險地步了。問題是在於欠上三個月的房租。在五分鐘之前，住在二樓的包租婆，一向被叫作「雌老虎」的周三姑，給了他們一個毫不留情的最後通告：假如明天還不能付清欠租，他們全體都得搬走！

這時候，他們正在為了要度過這難關焦躁着。

「莫輪，你再去跟雌老虎講幾句好話不行嗎？」說這話的是個身材壯健的漢子，名叫杜全。有一張圓而大的臉，厚唇皮的大嘴巴，一隻「雪茄」鼻；襯上兩道濃黑的眉毛，和一對有幾分兇光的眼睛，顯出他是個粗豪人物。他在抗戰時期曾經當過兵，也戴過花，臂膀現在還留有一塊疤痕。但是復員以後，生活卻沒有着落，便憑着同莫輪是多年老友的關係，由內地跑到香港來碰運氣。雖然天天穿起非常配合他身材的「工人裝」，卻一直不曾找到事做；生活全是揩朋友的油。如果沒有住處便是失去了倚靠，什麼都跟着成問題了。他按捺不住突破了沉悶空氣，緊抓住站在身旁的莫輪的臂膀。

「我還敢去！難道你不曾看見那副面孔！」莫輪的聲音有點沙啞，這是由於他的行業是每天上街叫喊收買的結果。他拒絕杜全的提議：因為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。他本能地搖着短小的身子掙脫了杜全的手；人就像一隻崩了底角的酒瓶似的偏側一邊。原來他的右腳是跛的，不時得豎直左腳來支持身子的重心，站起來便顯得有點吃力。

「不要緊罷？莫老哥。」這個是羅建，當教師的；四十歲左右，身體已因為每天擔任四五個鐘頭的功課弄得極度衰弱；加上一對深近視眼鏡，一件在裏面多套了幾件單衣因而顯得臃腫的灰斜夾袍，更把他的老態增加了十年。他用他永遠抖顫的手推着莫輪，「你是這房子的老住客啦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想總會通融一下的罷？」

「老住客有什麼用！最糟的是你們三個未住進來之前，我也老是欠着房租。」莫輪抓着頸項說，這是他在無法可想時的一種手勢。因為誰都把難題放在他面前使他感到委屈。他四處看一下，彷彿要找尋什麼援助。末了，眼光落在另一個同伴的身上；急忙叫道：「高懷，你以為怎麼辦好？」

被叫作高懷的那個，正從窗口那邊轉過身來。他的年紀和杜全差不多，人卻比較清瘦而帶有文質的儀表；在額上習慣地垂着的一撮髮梢下面，是兩隻深沉得近於憂鬱的眼睛，配合了筆直的鼻子，和微微翹起的緊閉的嘴唇，顯出沉着和意志堅強的表徵。他把手指關節捏得的地響，用一種新聞記者研究一樁消息底真實性時的神情在沉思。——他的確是新聞記者，不過這是抗戰時期的事。現在呢，他是個職業文人，靠投稿維持生活。

由於為人冷靜和機智，以及擅長分析事理和出主意，使高懷在四個人之中居於大哥地位。尤其是在莫輪的心目中，高懷是了不起的。但是此刻除了聽到他手指關節的響聲，卻不見他有什麼反應，莫輪感到了失望。

羅建慫恿莫輪落了空，便拱起那給課卷壓彎了的背

脊在踱步，彷彿希望從地面能夠尋出什麼法寶；結果尋不到，腦子裏卻湧起一個僥倖的想頭：「老高，姑且研究一下，你以為雌老虎真會趕走我們不會？」

高懷把垂在額頭的髮梢向後一擺，冷笑一下應道：「我想不會的，如果我們都是她的女婿的話。」

羅建知道高懷在譏笑他的想法，只好住嘴；背手踱了開去。但是杜全從高懷也看不出希望，更感到惶急，仍舊固執着向高懷說：

「那麼，你以為由莫輪再去跟她說情會有些用處嗎？」

莫輪又氣又急，伸手在頸項上亂抓。他擔心高懷會贊成，他便推辭不得，活受罪。但又不方便向杜全發作什麼；只是眯着眼睛注意高懷的表示。

「怎麼會沒有用處呢？至少就更徹底露出我們的弱點給雌老虎看：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的！好叫她迫得我們更加緊些。」高懷用冷嘲的語氣說着，隨即轉過頭來朝着大家：「我們別太糊塗，事實擺在眼前，雌老虎要想從莫輪手上收回這間屋子，已不是今日的事，她轉租給別人可以賺一大筆錢。只因為我們住進來了，而且由我保證不欠租，她才無可奈何。但是事實上，我們沒法不欠，現在三個月租滿了期，還不是她要抓住的好機會！在這情形下，不但向她說情是不濟事，就是向她叩頭也動不了她。」

莫輪點頭點腦的承認高懷說的對。急的是杜全，他扯起一張苦臉看看高懷，忘形的叫着：「那麼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？目前最實際的事還是大家商量一下，該怎

樣設法去應付這難關！」

「一個月五十塊，三個月一百五十塊，一夜之間要弄到這筆數目，唔，除非我們是魔術家。」羅建沉吟自語。

「不過，」抓着頸項的莫輪終於抓出一個意思來了：「如果我們有辦法先付一個月的租錢，聲明其餘數目隨後再付。我想總可以和緩一下。我們並不是有意拖欠，只為了目前只能夠付一個月。難道她有理由不接受麼？」

「不接受我們就交到警署去！」杜全揮起手來截住說，好像雌老虎已經拒絕接受的樣子。

羅建從眼鏡邊睨着杜全：「說的響亮，一個月的租錢又從哪裏去弄法呵？老兄！」

杜全和莫輪都因羅建那一問呆了一下。桌上轟的給打了一拳，三個人一齊轉過視線。只見高懷的拳頭放在桌上，一副嚴肅的神氣說道：

「我有個意見，大家看對不對。我覺得，目前說什麼都是廢話，我們先得認定，無論如何必須保留這個住居。在香港社會，我們寧可沒有飯吃，決不能沒有地方棲身，否則萬一被當作無業遊民遞解出境，簡直不堪設想的。我想，度過目前這關頭的唯一辦法，只有如莫輪說的，付一個月的租錢。首先使雌老虎沒有趕走我們的藉口，然後再想辦法。」

「說得對，只是，一個月的租錢又從哪裏去找呢？問題還不是在這裏！」羅建仍舊是這一句。

「這事一個人當然辦不來，」高懷接住說：「只有大家合作才有希望。我主張我們今晚分頭進行，用一夜的時

間，各人盡自己所能的方法籌一點錢；怎樣籌法不必管，向人家借也好，或者幸運地在街上拾到鈔票也好，總之籌得多少就多少，明朝把各人所得的數目湊夠一個月租錢交給雌老虎。她不肯收再說，我們的計劃卻是這樣進行。莫輪不妨去嚟囉街找找平日的主顧商商量。羅建不是說過蘭桂坊有個親戚嗎？……」

羅建和莫輪沒有異議，只是杜全感到為難：他沒有職業，沒有半點人事關係，叫他從哪裏去籌到錢呢？他的嘴臉扯得更難看，自語地沉吟着：

「我得聲明沒有辦法，如果你們今晚不回來，我只好在街頭過一夜了。」

「怎麼會睡街頭呢？」羅建從眼睛邊向杜全射出一道揶揄的眼光，「你大可以到樓下跟你的香煙皇后去睡呀！」

杜全滿胸惡劣的情緒正沒處宣洩，驀然給開了個玩笑，忍不住光火起來；一拳朝羅建的臉上揮去，卻給高懷手急眼快的格開：「幹嗎？杜全！」

「整天香煙皇后香煙皇后的取笑，我受不了！」

「受不了是另一回事，拳頭是向自己人打的麼？」

杜全垂下了手，狠然的向羅建白一眼，便向靠壁的床位走去。羅建聳一聳肩膊同時走開。他心裏在懊悔：並非為了這玩笑開錯了時辰，而是為了自己的疏忽，忘記了這「軍佬」脾氣的傢伙是不好惹的。

高懷明白杜全的心事，立即走前去低聲說：

「別那麼傻，我剛才說的只是一個計劃，並不是強迫你也去弄一份租錢。只要我有辦法，你的一份當然算在我

的範圍內。不過你最好也出去，免得雌老虎來麻煩你。」

杜全不說什麼，只吐一口氣；隨即把壁上掛着的一件「工人裝」抓下穿起來。

高懷回到他的書桌前面匆匆疊好在寫作中的文稿，隨手拿了丟在床頭的一頂已經變了樣的舊氈帽，向腦門一壓，便向門口走出去。

杜全坐在床沿上發愁，他不知道該到哪裏打發時間的好。在和他的床位並排的另外兩張床子前面，兩個人在那裏嘆氣。莫輪對住他的收買籬呆看，他今天收買了好些不值錢卻很零碎的東西，可是今晚沒有機會去清理了。羅建對住堆在衣箱上面的課卷在抓腦袋：今天的卷子特別多，今晚又沒法改了。下次校務會議時，準有希望再聽到校長先生對於他的「工作效率太差」的檢討，加薪的希望更渺茫！他搖頭嘆息着：

「唉，真想不到，來到香港也一樣倒霉！」

高懷過海去的目的是到《大中日報》找外勤記者老李。他是高懷在香港唯一的老友。也是通過了他的關係，高懷才能在二三家報紙的副刊上賣點翻譯稿子，勉強和朋友們合夥維持生活。由於經常在《大中日報》發表文章的緣故，老李便常常做了他的短期債主。到了報館結算稿費時償還欠債。這樣的救急方法在高懷是多半有把握的。可是今晚卻很不巧：當他跑到報館的時候，市面正發生了一樁嚴重事件：中國兵因事搗亂一家洋人商店。老李訪查新聞去了，半夜還不曾回來。高懷因為要趕尾班的船過海，不能再等下去。沒有辦法，只好留下字條就走。

因為霧大的關係，船泊岸時已經超過正常時間。高懷在一羣寥落的乘客裏匆匆的跑上碼頭。

海濱到處瀾漫着濃霧，街燈好像一簇發光的棉絮，光暈和霧氣混合一起，映照出一片淡淡的迷濛。靠近碼頭的地方，一個巡警恍如幽靈一般在迷濛中踱步。

為着要抄捷徑，高懷出了碼頭就獨自沿住海邊向前走。迎着潮濕的寒氣，他把衣領翻起來，帽子拉得低低的。

這是用石堤鑲了邊的一塊荒地，到處叢生着野草。地面凌亂地堆着許多石塊和磚頭；還有三兩輛破舊的運輸貨車，或縱或橫的丟在那裏。這些都是他平日所熟悉的；即使在霧裏，他也能夠走得很輕快。現在，卻由於進行的事情沒有結果，他的心是重沉沉的，腳步不期然地慢下來了。

就這樣惘然走着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陣哭泣聲傳進耳鼓。高懷停下來注意地聽，發覺那哭聲是在堤邊傳來的。他帶着好奇心摸索着走前去。在靠近堤邊的一堆磚頭中間，有一團黑影在那裏蠕動着。他站下來喝問一聲：

「誰在那裏？」

沒有反應。高懷走前一步，看出那是一個人；低了頭，兩手掩住面孔在抽咽。在驚異中，他伸手把那人的肩膊搖一搖：

「哭什麼呵，朋友？」

對方不回答。高懷從衣袋裏掏出一隻袖珍手電筒捻亮，另一隻手扳起那人的頭。在火光裏，他看出這是一張女人的臉，臉上閃着淚光。她穿的是黑衫，頭髮披在肩上。不提防給火一照，她便掙扎着低下頭去。高懷捻熄了電筒，有點意外的感覺：

「究竟為了什麼事情，這麼夜的時分，你一個人坐在這裏哭呢？」

反應依然是沉默。高懷耐不住，重再把她搖着問。
這女人才不耐煩地答出一句話來：

「和你沒有關係，不要管我罷！」一面反抗地推開他的手。

與其說要滿足好奇心，倒不如說是給那一種近於倔強的態度攝住了；高懷追問她：

「惟其和我沒有關係，你才不妨讓我知道。究竟什麼事情使你這麼傷心，不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「尊重我好嗎？先生，我請你不要管我呀！」抬起頭來，仍舊是不耐煩的樣子回答。

「但我問你是出於好意的哩！」

「我請你不要管我，難道又是惡意的麼？」

這回答使高懷困窘，可是事實使他不能不管。堤岸下面是海，他意識到一個哭着的女人留在這裏可能有怎樣可怕的下文。但是從這女人的倔強態度看來，要想問出一些什麼，或是要為她做些什麼，都是困難的事。他只好說：「姑娘，這海邊太冷，我勸你還是早些離開的好。我這勸告又是出於好意的哩！」

可是這女人不理會他的話，只顧自己哭。沒有辦法，高懷便踏響腳步向前走；一面若無其事地吹着口哨。

就在這時候，那女人迅速站起身子，向堤邊踱出去，顯然她已不容許自己再猶豫。她向滿了濃霧的天空望了一下，又垂頭注視下面的海，隨即堅決地把身子向前面一衝。

電筒的光一閃，一隻手飛快的從後面抓住她的臂



一隻手飛快的從後面抓住她的臂膀，同時一個聲音喝出來：「你要怎樣？」

膀，同時一個聲音喝出來：

「你要怎樣？」

高懷實在並未離去。他只是故意走開，卻悄悄的繞到那一堆磚頭後面，躲在角落裏注意着那女人的動靜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他擔心的事情真的發生了。幸而還來得及用兩隻手抓緊了她。

「告訴我，為什麼你要這樣做？」高懷把她按倒在原來的那個地方坐下去。

女人不回答，卻哭得更淒切。也許覺得連死的自由都沒有，而求死的勇氣又遭着打擊，一時感到茫然起來。

「告訴我，你有什麼苦衷呢？」高懷重複地問她。「你這樣做之前已經想透了嗎？」

「想透了。」語氣是很堅決的，不過態度卻和緩了一點。

「為什麼要想出這件事來？」高懷不放鬆這個轉機。

「為着戀愛嗎？」

女人不答。

「為着生活問題嗎？」

也不答。高懷不得要領，可是哽住喉頭的話總得吐出來：

「不管你為的什麼，你也得聽我說，姑娘，死決不是困難問題的解決辦法。世界上也許有很多人比你更不幸，比你更需要去死；但是他們不去死，為了什麼？便是因為對前途還有信心。他們都相信，一個人只要向前奮鬥，到底會在絕路上尋到出路的！」

女人在漸漸微弱下去的抽咽中，忽然從鼻子哼出一聲輕微的冷笑。「先生，你的道理講得真好！」這樣譏諷地插一句話。

這反應出乎意料，使高懷感到一點興奮，急忙說：

「這是事實呀！一個人既然生存到世界上來，就應該生存下去，這是人的權利。對於一切阻礙我們生存的東西，我們都應該把它一腳踢開去。」

「你說得很動聽，但是先生，你不是我，你不會知道我的痛苦。」

「痛苦？」高懷接上去說，同時故意笑一聲：「哈哈，

我相信我的痛苦不比你輕。同樣的，你不是我，你也不會知道。如果我要自殺，容易得很，我的住處並不遠，不消十分鐘，便可以跑到這裏——撲通！這就完事。可是我不這樣做，而且決不肯這樣做。我希望你學我的樣！」

女人靜下去了。與其說是給高懷的率直的態度和演說似的動作引起興味，使她暫時忘掉一切；不如說是他的耐人玩味的議論把她引進了沉思。

「算了罷，姑娘，」高懷趁這機會加緊他的勸告：「你不願把你本身的事情告訴我，沒有關係。不過我希望你接受我一個要求：馬上離開這裏。」

「離開不離開是我的事，我有我的自由。你走你的罷，先生。」

這反應使高懷困窘。他也套了她的口吻說道：

「走不走是我的事，難道我又沒有我的自由麼？不過，爭執這個問題是無謂的，與其大家都不肯離開，不如索性大家都離開罷，好嗎？我同你一齊走，怎樣？」

女人不回答，卻依然動也不動。正在這沒法轉圜的時刻，堤岸的盡頭處傳來沉重的皮靴聲，同時有一道強烈的電筒的光線在濃霧裏閃動。高懷趁勢催促道：

「趕快決定，如果你不聽我勸告，我便把你交給警察。這對於你沒有好處。你不知道自殺在香港是犯法的麼？你打你的算罷，我不管。」

女人向電筒的光那邊望，來的果然是警察。她有些惶惑，立即站立起來。

「還是走罷！如果你不介意，不妨裝出情人的模樣，

省得給他查問的麻煩。」

女人沒有了主意，挾住手袋把身子挨住高懷。警察已來到跟前了。她不能不同高懷一齊走了。

穿過草坪，走到柏油路邊的時候，高懷才開口問她：「你的家在哪裏？我送你回去。」

「我沒有家。」

「怎麼？你沒有家？」高懷楞住了，「那麼，你從哪裏出來的？」

「從一個出來了就不能夠再回去的地方。」

話說得奇特！高懷不由得停下步來。困難的是她不肯道出自己的事，他沒法了解她這句話的內容，只好問她：

「那麼，你此刻打算到哪裏去呢？」

女人搖搖頭：「我不知道，是你叫我走的。」

這可把高懷窘住了。滿以為說動了她離開海邊，他的義務便算完結，誰知竟然是問題的開始。而她卻表示過沒有去處的。高懷思索了一下，忽然有了一個主意：

「你出來了，有人會找尋你嗎？」

「鬼才會找尋我呢！」

「沒有親戚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朋友呢？」

「也沒有。」

高懷的主意於是決定了：「那麼，你跟我走好了。」

「跟你走？」女人閃開身子，問道：「到哪裏去？」

高懷恐怕她懷疑他的用心，加重了語氣說：「如果你

信任我，你便跟我回我的住處去。」

可是女人站住不動，遲疑着：「方便嗎？」

這一問喚起高懷一個醒覺：沒有解決的屋租問題，雌老虎的一副可怕的面孔，明天的難關。……他的心不期然沉了一下。但是仍舊硬着頭皮應道：

「不要緊，住一晚再說。走罷！」